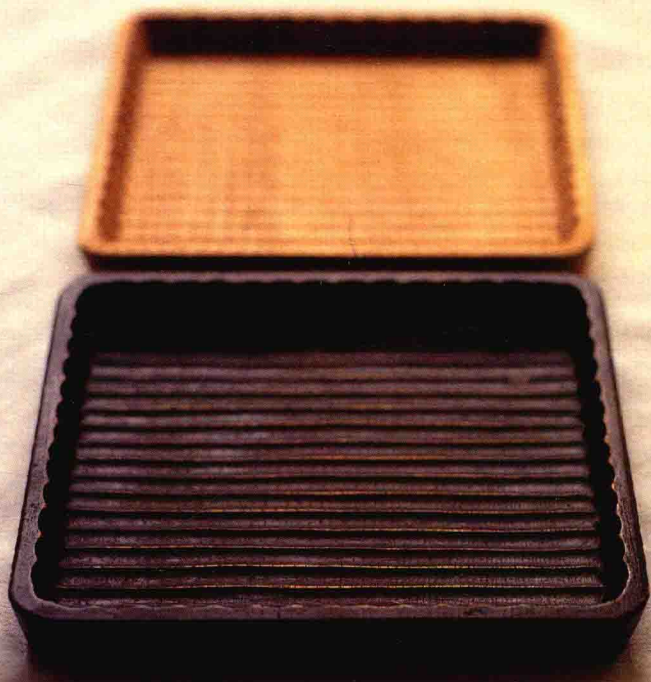


远乡的手， 以及手作

三都工艺物语



三都工艺物语

远乡的手， 以及手作

目三谷龙二 著

小米杲 译

CIS



湖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远乡的手, 以及手作 / (日) 三谷龙二著; 小米呆
译. --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356-8023-5

I. ①远… II. ①三… ②小… III. ①散文集 - 日本 -
现代 IV. ① 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96412 号

TOOKU NO MACHI TO TE TO SHIGOTO - KOUGEI SANTO MONOGATARI

Copyright © 2009 Ryuji Mitan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anonima-studio, a division of Chuoh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anonima-studio,

a division of Chuoh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Japan.

through CREEK & RIVER CO., Ltd. and CREEK & RIVER SHANGHAI Co., 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16-117

远乡的手, 以及手作

YUANXIANG DE SHOU, YIJI SHOZUO

[日] 三谷龙二 著 小米呆 译

出版人	李小山
出品人	陈星
出品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市巨鹿路 417 号 705 室 (200020)
责任编辑	张抱朴
排版制作	王瞻远
责任印制	王磊
摄影	[日] 三谷龙二 关谷江里 (P. 95)
日版原书编辑	[日] 丹治史彦
日版原书设计	[日] 渡部浩美
出版发行	湖南美术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622 号 (410016)
网址	www.arts-press.com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恒美印务 (广州) 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5.75

字数: 100 千字

版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56-8023-5

定价: 59.00 元

版权专有, 未经本社许可, 不得翻印。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10-80270006

目录

福井

1

去福井 旅行开始

2

我谷盆

6

手作之乡八轩町

21

雨镇

29

眼镜

42

鉴赏力 制作力

49

京都

59

黑田辰秋的工作间

60

圆柱形茶筒

76

中量生产的工坊

83

甜品与活版印刷

93

新河

102

手与心的关系

107

瓷土工作

117

松本

127

从京都到松本

128

登上小山丘

133

市内的水井

137

一个人的时间

139

冬夜的快乐

141

露天温泉与书

144

时光重叠的城市

146

松本工艺祭

148

生活 手作

156

手中的小小旋涡

164

拒绝束缚

168

后记

176

福井



去福井

旅行开始

我出生于北陆之城福井市，在那里一直生活到 18 岁。其后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举家迁往关西，在大阪和京都一共生活了 8 年。现在我已移居松本，虽然其间曾有半年的时间在东京逗留，但我真正居住和生活过的只有这三座城市。

现在回想起来，在迁居松本之前，我对“工艺”几乎无甚兴趣。直至如今，从事木制品工作已然近 30 年，而此前我对这项至今仍乐此不疲的事业居然从未上心，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究竟在内心何处理有工艺之根，让我最终对它萌生了兴趣呢？不，想来这也许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为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能够对工艺产生兴趣的实不多见。也许制作生活用具的工艺，距离生活本身并不算近。我开始思考工艺与生活之间遥远却又接近的关系。

高中时起，我突然开始注重时尚（现在应该更早了吧），那个年代流行的是学院风装扮。我穿着纽扣领休闲衬衫搭配棉质长裤，出没于车站附近的唱片行和爵士乐咖啡馆。看到书上写着“事物自有其规定，使用时需首先掌握”，从而知道了选择物品也需要遵循规则。

当时喜欢音乐的我，求着父母给自己买了把便宜的电吉他和 Guyatone 牌的音箱，每天练习吉他，和初中时代的朋友一起组成乐队，一度模仿披头士，模仿“爸爸与妈妈”合唱团（The Mamas & the Papas）。

我还喜欢画画，年少时曾经画过漫画。我与朋友小林君合作，两个人以每月两三本的速度做手绘漫画杂志，只在自己的班级和隔壁班级传阅。当时经常去小林君家玩，他家是做桐木衣柜的，我至今仍能回想起在光线昏暗、铺着木地板的工作间，他的父亲和工匠们劳作时的情景。他们用刨子刨削抽屉，也在里面的设备间加工板材。

高中时我加入了学校的美术部，高二那年一位当代艺术作家来执教，给我们上美术课。年轻真是无所畏惧，上一年之前还在画风景画的同学们，在那一年5月就开始搞起了当代艺术。大家对当代艺术一无所知，却个个兴趣盎然。我也做了木箱子，还用布、天然石块和金属等材料组合在一起做了意义不明的作品。在那时，我能够借机接触到木头、石块、

布料、金属等各种材料，也不失为了一件益事。

第一次做意大利面也是在那时。我站在厨房里，一边看着哥哥买来的伊丹十三的《女人们啊！》，一边做烟肉蛋意大利面。书上说面条必须煮得恰到好处、劲道耐嚼（很难掌握火候），连做饭也有各种各样的规矩，伊丹对生活处处都一丝不苟的态度由此可窥，而我也着实被他的文章惊到了（烟肉蛋意大利面的做法，和我现在的做法全然不同）。

就这样，在十几岁男孩子的脑瓜里，对各个领域的好奇和兴趣日益增多，但是工艺，还远远地隐在雾的另一方。

从对生活用具产生兴趣起，我就开始考虑生活和工艺之间的关系。或许绝大多数人在生活中并不了解工艺，我也曾经如此。但同时我也知道另外一些人不惜花费时间精力，通过大量学习，为能够做出实用且美观的生活用具而始终不懈地努力着。在终于可以观察两种世界的今天，我想重回自己曾久居过的福井、京都、松本这三座城市，漫步其中，探访自己熟悉的街道和生息于此的手作世界。记忆之眼与现实之眼，带着这样一双蜻蜓之眼踏上旅途，将会看到什么呢？

首先，我登上了开往福井的列车。



盐屋海岸

我谷盆

在福井县和石川县的交界之处，有一个叫作大圣寺的古镇。我的姑姑就住在那里的濑越，每逢暑假，父亲就会带着母亲和我们兄弟几个，到大圣寺川河口的盐屋海岸玩上一整天。和堂兄弟们一起玩海非常开心，但是因为当时年纪尚幼，我对大海怀有一种恐惧。我将身体整个儿套入泳圈之中下了海，姑父用手臂挽住泳圈一点点将我拉向海浪的方向。随着距离海岸越来越远，我抓着泳圈的两手就越来越用力，指尖几乎要把泳圈抓破一样深陷其中。

波浪无规律地将身体忽而托起忽而放下，那感觉实在令人难受。每当身体被翻涌的波浪举起，都会有种乘坐颠簸的飞机般眩晕恶心的感觉。我惶惶不安，感觉整个人都被远超自己能力的大海的力量所控制，身体的自由被夺走，极为狼狈。我将脸浸到海水中，这时，一个与在岸上所

看到的海截然不同的世界在眼前展开了。那是一种寂静无边而又神秘诡异的幽暗，散发着阴森混沌的气息。

一回到岸上，大海又恢复了它的安逸稳重，刚才在海浪中的感觉似乎又变得那么的不真实。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天空与海洋，水天相接，波光潋滟。我们在海滩上玩起了沙子。“还是海里好玩呀”，孩子现实而善变，转眼间又神气活现起来。

淋浴冲去身上的盐分和沙子后，我们离开了炽热的盛夏海滩。快乐的海和恐怖的海，就在那一天，我幼稚的心明白了大海所拥有的这两种不同表情。知道了仅仅站在海滩上观望并不能了解的“另一个大海”，就在那波浪之下。

在海滩消磨了几小时之后，我们回到了姑妈家，坐在屋檐下的回廊吃西瓜，用酸浆果做哨子。大圣寺是加贺藩的支藩，是一座繁盛的城下町¹，以九谷烧的发祥地而闻名，镇内茶道等传统文化发达。在姑妈家院墙围绕的大宅子中，庭园宽广绿意盈盈，蝉鸣嘹亮悠长。

大圣寺的近旁就是我这次要走访的我谷村。我是在了解产自于此的

1. 城下町，日本的一种城市建设形式。以领主居住的城堡为核心来建立的城市。本书注释如未作说明，均为译注。



大聖寺町



木器后得知“我谷村”其名的。该木器一般被称作“我谷盆”，是一种里外用刀削刻而成的托盘，其特征是在摆放餐具的地方，刻有深深的条状沟痕，均匀排列的条纹非常优美。据我了解，从江户时代后期到明治年代产出的我谷盆，几乎都是村里人家自用的生活用具。当然也有手艺高超的工匠做出多个，拿到附近的山中温泉，作为当地特产卖给泉疗客人，或是走出大圣寺，沿途销售。

制作我谷盆的材料是栗木。由于栗木具有容易沿着木纹裂开的特性，所以只需用砍刀比在原木纹口，上以金属锤敲之，便可裂木而取，适合制成板材。过去使用木锯制原木为板材的技术尚未发达，这种用砍刀制板的裂木法被广泛使用。据说在我谷村，以前有很多工匠用栗木制作修补屋顶用的薄板，在准备这些薄板材料的过程中，他们挑出幅面较宽的良好材，用于制作自家用的托盘和餐具。

现在的餐具以陶瓷材质为主，但陶瓷器皿的广泛普及，是自江户时代后期至明治时代这一段时期。在那之前，百姓所使用的盛具多为木质。家庭使用的器具全部由男主人亲手制作，因而木器几乎皆为自用，不像漆器那样具有收藏价值，大多用完便丢弃。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保留到现在的木器令人惊异地少之又少。扔掉的木器慢慢腐朽，最终归于尘土。在这种情况下，我谷盆的存在，对于了解过去百姓的木器和古



中筋太助所制的巨大
的木刻匾额，收藏于
八幡宫

代木工的工作形式，是极其珍贵的。因为可以由此推测，或许不仅在这里，在全国的其他地方，也是以这种方式制作用于生活的木器的。

我谷盆因产自我谷村而得名，但实际上，它在当地被称为太助盆。因为在江户时代后期，村里一位叫中筋太助的人最早制得此盆，其后村民仿而制之，故名“太助盆”。确实，八幡宫现存的相传也是太助所制的大型刻字匾额，以及太助家传下来的托盘盆器，在所有我谷盆之中，是做工最为上乘的。其曾孙以太助二代之名，亦从事木艺手作，但遗憾的



太助盆。
脚部为第二代太助所制

是，他在初代太助作品的基础之上，又增添了些无用的装饰，令人顿觉无感。能够以实用为目的而加以修改，是木制品的优点。从使用者的角度，根据当时所需进行修整理所当然，而之后的任何添加，都未免画蛇添足。

物品的价值是多面的。放入玻璃盒子里当然可以完美地保存下来，但同时，它也令人遗憾地失去了作为生活用品的生命感。生活器具尽管污损，也依然会因其现役当值的样子而自有一番动人的魅力。据说在继太助之后，我谷村另一位制盆者平泽的家中，其家传的我谷盆因长期使用而脏污，所以被平泽家的女儿用洗洁剂嚓嚓地仔细刷洗了。说起我谷盆，我们一般以为是照片中那样上了漆一般的深茶色，而实际上多是以未漆的素木状态使用。用洗洁剂刷白了的平泽家的我谷盆，虽说古意无存，但却代之以一种仍然尽职于家庭的、活泼泼的生命力。

第一次见到我谷盆是在奈良的朋友家。厨房的吧台上一个随意放着的托盘吸引了我的目光，问而得知这是朋友从大阪的工具店里买来的我谷盆。它的色泽不同于漆，是哑光的深褐色，经年累月的使用，使其具有了“用茶渍上色”的效果。托盘材质依然是栗木，用宽刃的圆凿削刻出沟槽，凿痕相接的棱线处，或者手经常碰触到的边角，已经因摩擦而颜色浅淡，变成了一只朴素的手削托盘的模样。明知它年代久远甚为珍